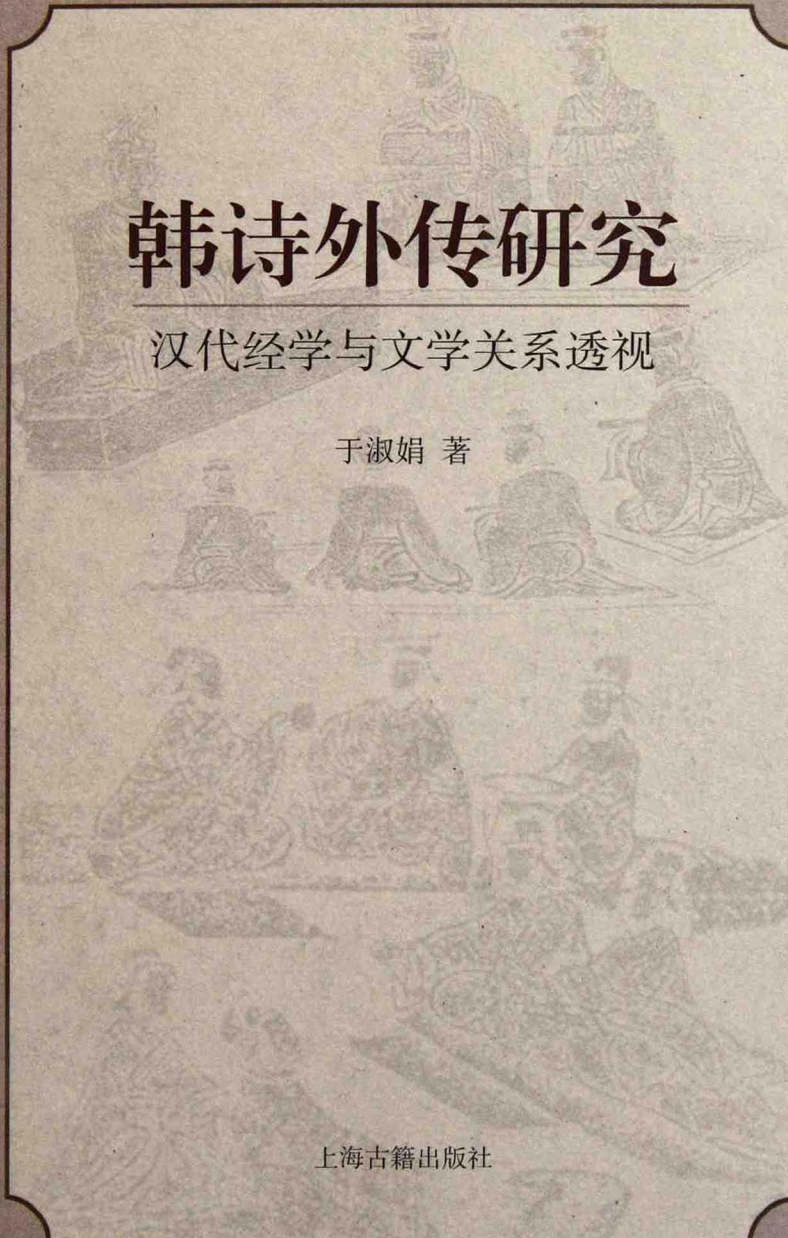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faint,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several figures, likely scholars or officials, in various poses. Some are seated, while others are standing or in motion.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with fine lines and subtle shading. The figure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suggests a scene of study or discussion, fitting the academic nature of the book.

韩诗外传研究

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

于淑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诗外传研究：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 于淑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325-6074-5

I. ①韩… II. ①于… III. ①韩诗外传—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7115 号

责任编辑 李保民

韩诗外传研究

——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

于淑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5 字数 300,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6074-5

I·2409 定价: 4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于淑娟博士的著作即将出版，嘱为之序。予欣然允诺，以人生乐事视之。有幸成为于淑娟攻读博士期间的指导教师，为她即将问世的论著作序，义不容辞，借此机会略抒己见，何乐而不为。

淑娟的论著以《韩诗外传》为主要研究对象，副标题是“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研究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关联，是近些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已经列为各类基金项目者数量众多，所推出的相关论著亦颇为可观。然而，如何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落到实处，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

1995年，有幸参加袁行霈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工作，承担撰写的汉代文学《绪论》中专设《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一节，论述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关联。但是其中所涉及的论题，多是现象的描述，缺少深层的透视，且与后面各章的具体内容疏离，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成为本人一大憾事。如何把汉代文学与

经学的关联落到实处,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是自己反复思索的问题。虽然不能亲手操作,但是心向往之。淑娟的论文弥补了我的遗憾,在一定程度上使学术理想成为现实。论文不是一般性地论述,而是以《韩诗外传》为切入点进行透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呈现为放射状。这样一来,西汉早期经学与文学的关联,起码在《诗经》的传承系统中很大程度得到揭示。其成功之处在于从具体案例入手,从专书研究切入,从而使得研究工作避免出现浮泛空疏的流弊。如果有众多的学人从汉代的专书入手研究文学与经学的关联,那么,对这个课题的探讨一定会逐步深入,最后由众多学术闪光点而汇集成聚光灯,照亮整个领域。聊以自慰的是,即将于2011年毕业的我的博士生赵德波,以《蔡邕著述与汉代经学之关联》为题,采用的还是由个案切入对文学与经学关联进行审视的方式,与淑娟的论著遥相呼应。对于汉代文学与经学关联的探讨,应避免作通人泛论式的描述,而以专书研究为依托。

淑娟攻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而研究的对象却是解经之作《韩诗外传》,这就涉及《韩诗外传》是不是文学作品、论著是否属文学研究成果的问题。论著选题、撰写过程中,都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事实也果然如此。淑娟在这方面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作了妥善的应对。有关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讨论,当代学术界持续已久,并且至今还在进行。按照西方文体观

念进行划分,《韩诗外传》确实很难归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中的任何一类。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具有文学价值,其中有许多属于文学因素。其实,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不能把它绝对化。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来看,杂文学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了纯文学。如果只是把纯文学类的作品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势必使文学研究显得单薄,会舍弃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古代传统的文章学,没有严格的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区分,而是兼容并蓄,二者皆顾,从而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杂文学的特质,与有色金属的矿藏在形态及构成方式上有些相似。金银铜铁锡多种矿物质往往以化合状态凝结在一起,为了开采某种矿物质,必须对矿石进行冶炼,提取其中有用的元素。杂文学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可以列入文学研究的对象,关键在于对它的结构形态要有准确的把握,并且采用有效的提炼方法,淑娟的这部著作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韩诗外传》是经师讲经之作,其文本形态明显有别于严格意义的文学作品。淑娟在认定《韩诗外传》文本属性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进行历史还原,从多方面寻找它所遗留的口语讲经痕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如对于“吾语子”与“吾语汝”所作的辨析,准确地道出了孔子教学与韩婴传经的差异。不仅如此,书中还对汉代《诗经》讲授场所及受众数量以及相应的讲解方式作了考察,深入到当时经学传授的具体场景之中。这样一

来,就不是按照研究文学作品的方式对它进行解读,而是根据讲经的口传记录去寻找切入点。通常的文学作品解析关注的是形象、情节、意境、修辞等方面的因素,而《韩诗外传》的文学价值,并不是上述因素所能全部覆盖的,而是还有许多独特的东西。淑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注意对这些独特因素的挖掘,从而出现众多的学术亮点。

淑娟的这部著作涉及文学与经学、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联系,但是,她所作的论述立足于文学本位,进行文学阐释,因此,最后成书是文学研究著作,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要离传奇”的叙事演变编排在第四章第三节,是全书比较靠后的部位,然而,这一节的内容却是作者最早动手撰写的,并且迅速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在此之后,接着写第五章《〈韩诗外传〉中的亚宗教考验主题》,然后才进行前面各章的撰写。“要离传奇”是《韩诗外传》文学色彩最浓的篇章,首先对它的文学价值进行揭示,客观上起到了引领整部著作撰写的作用,即把文学阐释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这种撰写次序的安排,也使得从一开始就深入文本内部,而不是作表面现象的一般描述。至于其他涉及外部形式较多的章节,也因开始阶段的内部发掘而能注意研究的深度。思维逻辑不等同于写作逻辑,撰写次序的前后与全书的章节次第不完全一致,这部著作所具有的此种特点,体现出作者在治学过程中的灵活性、变通性,也保证了这

部著作文学研究成果的属性。由此可见,关键不在于研究对象属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而在于是否立足文学本位。如果研究对象是严格意义的文学作品,可是不立足于文学本位,所说的都是文学以外的话题,那么,这种研究同样不是文学的。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决定论已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在学术研究上,对象决定论也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不过,对象不决定研究的成败,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所选择的方法。

这部著作较多地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并且运用得比较成功。《韩诗外传》是解经之作,这就要把它和此前的解经论著加以对比,以见其异同。《韩诗外传》有文学价值,这又要把它与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以探讨其流变。这部著作所作的对比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严格遵循类比的原则;二是选择典型事象进行精确的对比。对比必须以类相从,纳入的对象之间具有可比性,或是同类相比,或是异类相较,运用的是类比思维。相反,如果选择的对象没有可比性而又强行对比,那只能是不类逻辑的恶作剧,没有什么正面意义。这部著作所选择的诸多用于对比的事象,都有明确的类别划分,体现出逻辑的清晰。在进行具体对比过程中,不是先入为主,专门求其同或寻其异,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兼顾异同,从材料的比照中自然地得出结论。所谓精确地进行对比,是相对于宽泛对比而言,是用有限的几个对比,得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韩诗外

传》309章,绝大多数都援引《诗经》诗句。《左传》所载赋诗69次、58首,《荀子》引诗83次。如果把《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后二者进行全面对比,势必遇到许多障碍,容易停留在表面现象。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这部论著采用的是定点对比的方式。有的把目标锁定在所引的相同诗句,有的集中在所引诗句在文中所处的位置,还有的专注于对《诗经》某篇作品阐释的异同。这种集约型的精确对比,犹如施工中的定向爆破,耗能甚少而效果颇佳,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韩诗外传研究》还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运用得卓有成效。定量统计是定性的依据,而数量统计的准确性是研究的基础。这部著作所出示的数量统计,或是作者亲自计算,或是援引权威的统计结果,都是比较可靠的。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定性也是可信的。既然有量化统计,自然有时要用统计图表加以展示。图表的作用是使人一目了然,以直观的方式把需要大量文字才能表述清楚的内容显示出来。这部著作也采用了图表展示的方式,但数量有限,没有超过十幅,所占的篇幅很少,主要还是用文字进行表述。作者对于量化统计的方法运用得很节制,也恰到好处。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精神产品,有些因素可以量化,多数因素则无法量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数量统计只是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方式。数字、表格、曲线、坐标等所能显示的绝大多数属于现象的层面,无法深入到研

究对象的内部深层。现代传媒研究中有数字成像技术，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法建立起数字成像系统。相反，过多的数字罗列、图表显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非但不能成象，而只能对作品的意象、情境等文学要素起到稀释和消解的作用。如果一部著作或论文的数字、图表过多，那么，它就会变成电子排编的符号系统，只具有工具的性能。定量统计像其他任何科学的方法一样，如果把它运用到山穷水尽，乃至超负荷运转的地步，那么它也就走到了反面，不再具有生命力。

淑娟硕士阶段攻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阶段选择先秦两汉文学作为研究方向，是跨度较大的学习转向。淑娟以其聪颖和勤奋，在短期内完成了这种转向，并且很快步入正轨。她的毕业论文在 2008 年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与她同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多达二十几名，惟有淑娟获此殊荣。淑娟博士毕业后，又陆续有新的论著问世，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学术转向的成功使她的研究更具张力，加之正处于学术研究的最佳年龄段，相信她会不断地超越自我，陆续推出标志性的学术精品。

李炳海

2010 年 12 月 24 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序论·····	1
第一章 汉初《诗经》传授形态与思想倾向·····	15
第一节 汉初《诗经》的口传形态及渊源·····	15
一、《韩诗外传》中的讲经问答形式·····	16
二、《韩诗外传》中的口语讲经形式·····	25
三、汉初讲经口传形态的渊源·····	32
第二节 汉初经学课堂·····	35
一、《诗经》传授场所及人数·····	36
二、《诗经》经文之异同·····	41
三、《诗经》的经学讲解方法·····	43
四、讲经体例与毛诗独存的原因·····	60
第三节 汉初《诗经》传授的思想倾向·····	63
一、正统儒家学说的自身发展和新变·····	63
二、黄老之学与王霸之道的杂糅·····	70
第二章 《韩诗外传》的文本性质	
——兼论《左传》用诗与《韩诗外传》解诗·····	75

第一节 《左传》赋诗与《韩诗外传》引诗之对比	77
一、《左传》赋诗与《韩诗外传》所引相同诗句的统计	77
二、《左传》赋诗的实用功能与《韩诗外传》解诗的经学意旨	81
三、《左传》赋诗的随机性与《韩诗外传》解诗的预设性	87
四、《左传》赋诗与《韩诗外传》解诗的不同心理预期	94
第二节 《左传》引诗与《韩诗外传》相同诗句的对比	99
一、《左传》引诗与《韩诗外传》所录相同诗句篇章统计	99
二、《左传》叙事引诗与《韩诗外传》以文解诗	100
三、《左传》评事引诗与《韩诗外传》以文解诗	114
第三节 《诗》的再度复兴与经典化	120
一、由政教用诗到为政教解诗:汉初《诗》学的复兴	120
二、形象类比思维的延续:《左传》用诗对《韩诗外传》讲诗的影响	127
三、由礼乐致用到经典尊崇:《诗》的经典化	134
第三章 儒家诗学传授体系的内部生成	
——儒家诸子说诗与《韩诗外传》解诗	143
第一节 《论语》与《韩诗外传》的说诗方式	144
一、《论语》与《韩诗外传》所录相同诗句及春秋引诗风气	144
二、《论语》与《韩诗外传》说诗方式之异同	150
三、《论语》说诗与《韩诗外传》讲经的源流	155

第二节 《孔子诗论》与《韩诗外传》说诗之对比·····	160
一、《孔子诗论》与《韩诗外传》所录相同诗句的统计·····	161
二、《孔子诗论》与《韩诗外传》论诗的整体观与体系化差异·····	167
三、由《关雎》等诗篇看孔门说诗方式的传承与流变·····	173
四、《孔子诗论》与《韩诗外传》说诗方式的本质差异·····	181
第三节 《孟子》说诗与《韩诗外传》解诗·····	189
一、《孟子》与《韩诗外传》所录相同诗句的统计·····	190
二、《孟子》说诗与《韩诗外传》解诗之异同·····	193
三、《孟子》说诗的一个例外与《韩诗外传》的经学解诗·····	198
四、《孟子》说诗与《韩诗外传》解诗对“孔子”的援引·····	206
第四节 《荀子》传诗与《韩诗外传》解诗之对比·····	211
一、《荀子》与《韩诗外传》所录相同诗句的统计·····	212
二、《荀子》引诗与《韩诗外传》解诗之异同·····	218
三、《荀子》论说引诗对《韩诗外传》解诗的影响·····	225
四、《荀子》叙事说诗对《韩诗外传》解诗的影响·····	232
五、《荀子》与《韩诗外传》的诗句理解之异同·····	235
第四章 讲经与说史:《韩诗外传》对史传文学的接受和影响·····	241
第一节 早期史传文学对《韩诗外传》经学叙事的	

影响	242
一、《左传》与《韩诗外传》的叙事关联及异同	242
二、《晏子春秋》与《韩诗外传》的叙事承传	250
三、《左传》、《晏子春秋》的叙事异同及《韩诗外传》 的叙事选择	256
第二节 《韩诗外传》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叙事影响	263
一、《列女传》与《韩诗外传》叙事内容之异同	263
二、《列女传》对《韩诗外传》叙事形式的进一步 发展	269
三、《高士传》对经学叙事的发展与完善	276
第三节 讲经说史与早期历史小说的关联:《韩诗外传》 与《吴越春秋》	286
一、要离传奇的叙事演变	288
二、《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的外部关联及选材 差异	296
三、讲经说史的观念差异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301
第五章 《韩诗外传》中的亚宗教考验主题故事	307
第一节 享乐考验主题及其文本形态特征	308
一、君臣享乐考验主题	309
二、君王享乐考验主题	312
三、讲经风气下享乐考验故事的经学叙事形态	315
第二节 贫困考验主题及其文学价值	319
一、贫困考验故事中的孔门弟子形象	321
二、贫困考验故事中的过程描写及其经学意义	324
三、经学叙事手法与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的发展	329

第三节 生死考验主题及其经学叙事特征·····	335
一、生死考验故事的双重主题及儒家忠孝观的 演变·····	336
二、生死考验故事中儒家忠义观的发展及叙事 策略·····	340
三、生死考验故事的经学叙事特征·····	344
第四节 《韩诗外传》与《神仙传》生死考验故事之 比较·····	351
一、儒家与道教的生死考验观·····	352
二、经学与道教生死考验故事的叙事异同及原因·····	355
三、经学与道教生死考验故事的本质差异与内在 联系·····	359
第五节 《韩诗外传》亚宗教考验故事的叙事特征·····	364
余 论·····	372
参考文献·····	374
后 记·····	380

序 论

本书是对汉代经学著作《韩诗外传》的文学研究。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研究着重于考察经学在文学上的成就、汉代经学思想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汉代文学研究应有的视角之一。与此相应,这一领域也涌现了很多研究成果,专题著作如张涛的《经学与汉代社会》、边家珍的《汉代经学与文学》、徐醒生的《汉代经学与文学》、刘松来的《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王继训的《汉代诸子与经学》,等等。此外,这一主题的研究论文近年来也多见于各学术报刊。

考察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除泛论经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外,更应重视经学典籍自身的文学价值。汉代经学著作除了文字训诂外,在讲解经义时或引用大量的故实、逸事,或论述说理,其中的叙事文字生动传神而饶有趣味,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而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因为对经学著作的重视不够,往往视而不见、付之阙如,成为汉代文学研究的缺憾。《韩诗外传》就是这样一部文学性鲜明的经学著作,理应纳入汉代文学研究视野中来。

一、韩婴其与《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汉初大儒,《汉书·儒林传》中有其小传: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①

韩婴作为经学大家,早在文帝时就被立为博士,是汉初最早的经学家之一,所传经学一为《诗经》,一为《周易》,燕赵两地皆习韩氏《诗经》。《儒林传》中提及的韩氏所作“内、外《传》”,即《汉书·艺文志》中所记录的“《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一般认为,其中的《韩外传》当为留存至今的《韩诗外传》。

今天流传于世的《韩诗外传》共十卷,每卷约有三十章,每章字数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全书的内容以故事为主,约占全书篇章的三分之二,另外少部分则是论述或杂引各家的学说。全书形式上颇具特点,往往在章节篇末都附有一两句《诗经》诗句,全书仅有二十八章无附诗。

对比古代文献典籍所征引的《韩诗外传》及今本《韩诗外传》的内容,这部书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在卷次上,文献记载与今

^①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3页。

本《韩诗外传》有所出入。《汉书·艺文志》记载：“《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①这与今本《韩诗外传》的卷数不同。对此，自宋以来学者们多有所论。或认为是原本六卷析为十卷，或认为是另有他书并入，或认为是《内传》四卷并入《外传》。此三种说法虽各有所持，但并没有人怀疑其书的真实性。由此可知，《韩诗外传》虽然在卷数上与汉时所见有出入，但其内容大抵上仍是真实可靠的。《韩诗外传》是韩婴作为经师讲解《诗经》的传授记录，保存了当时经师讲经的内容，作为汉初《诗经》传授的研究资料，其研究价值不言自明。

《诗经》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在汉初儒学艰难的复兴过程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早得立于官学的儒生就是诗学博士，即以讲解《诗经》为主的鲁、齐、韩三家。因三家诗的经书均以汉代通行文字写成，故统称为今文经学。三家诗往往被同时提及，在汉代经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汉初的《诗经》学说详加考察，不但可以理清汉初《诗经》的传授状况，更可梳理始自孔子的儒家《诗经》学统，使经学与文学发展的关联得以彰显。但鲁诗的解诗著作《鲁故》、《鲁说》已经亡佚，稍后得立博士的齐诗的著作也已荡然无存，韩诗学派除《韩诗外传》一书硕果仅存外，其余著作也早已散佚。《韩诗外传》是韩婴讲授《诗经》的较完整的经学著作，与鲁诗、齐诗在内容上虽不相同，但究其讲经之旨，仍同出一辙。《隋书·经籍志》：“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这意味着要清理荀子之后至毛诗之前这一段《诗经》传授的学术空白，《韩诗外传》是目前可看到的最为完整、可靠的研究资料。

①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